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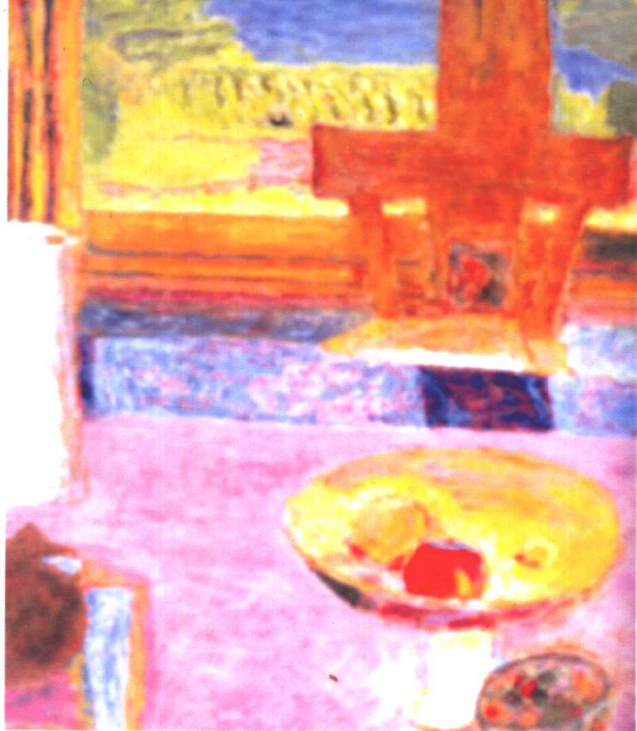
情感
系列

卷·福·四·第

法国

ELLE

女性读者大奖
获奖小说



[法国] 冯丝瓦兹·乐菲芙 / 著

(台湾) 王 聘 / 译 Prune Cornet / 审译

Consigne Des Minutes Heureuses

幸福存折

我必须趁着幸福时光消失之前
赶紧储存下来，
因为幸福的芬芳，
有时如一阵扑鼻的
铃兰花香向我袭来，
我害怕无法及时抓住它……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情感系列
卷·福·四·第

[法国] 冯丝瓦兹·乐菲芙 / 著
(台湾) 王 聘 / 译 Prune Cornet / 审译

Consigne Des Minutes Heureuses

幸福存折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存折/(法)乐菲芙著;王娉译. - 2版.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1

(幸福四书)

ISBN 7-5057-1934-3

I. 幸… II. ①乐…②王… III. 自传体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3505 号

- | | |
|-----------|---------------------------------------|
| 书名 | 幸福存折 |
| 作者 | 法国 冯丝瓦兹·乐菲芙 |
| 译者 | 台湾 王 娉 |
| 审译 | Prune Cornet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
| 规格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72000 字 |
| 版次 |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
| 印次 |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印数 | 1—5000 册 |
| 书号 | ISBN 7-5057-1934-3/I·499 |
| 定价 | 10.00 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邮编 |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
| |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1-2816 |

**【系列编序】**

翻阅灵魂的一颦一息

a la mode, 一个法文字, 是关于朝生暮死的“流行”, 是宇宙时间轴的真实, 也是这个时代对时间的知觉方式,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村。但是等号的右边, 是娱乐、网络、WTO、股市等声息相扰的经济活动? 还是生存在其中的人类, 因这些交流所产生的错综复杂关系?

进入所谓的 e 世纪, 许多人开始焦虑电子科技会造成书籍的死亡, 就如当初电影发明时, 很多人忧心文学即将没落, 但是一个世纪已过, 我们亲睹文学依旧屹立的事实。a la mode 系列丛书就是一本本关于现代人的生存故事, 借由这扇通往心灵的窗口, 你将瞥见生命之流的某次惊蛰、鼓噪与寂灭, 而你也将其中蜕变重生。



a la mode,是关于“轻”的嬉游,欲在繁琐重复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重”,寻找一线裂缝。书中充满轻盈、琐碎、渺小的事物,是人类与天地万物相会感应的诗歌。莫名地,你突然感到轻微刺痛,意识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只是假装不在乎,没有热情,也没有悲哀,只是不忘呼吸,继续地生存,那你就会懂得在浩瀚书海中,为何是这本书与你相遇?

被你握在手里的每本书,潜藏着一个执念、一抹微笑、一字密咒、一局赌注……只有待你翻阅的一刹那,禁闭在书中的魂灵,才得以释放,也惟有如此,关于你自身的求索,才得以翱翔。

深深吸一口气,游戏即将开始,准备好了吗?

【系列编序】

- 翻阅灵魂的一掬一息 001
1. 阿尔德雷的临终漫步 001
2. 耐心储存幸福时光 019
3. 艾荷明的长辫子 035
4. 清晨的沐浴 049
5. 一切都变了 055
6. 捉弄命运一回 067
7. 失眠后能再入睡的满足感 075
8. 无形的爱 081
9. 电视机故障了 095
10. 揉塑幸福时光 101
11. 发低烧的孩子居然这么漂亮 111
12. 冬日里的风信子花开了 121
13. 到野外晾衣服 129
14. 阿尔泰伊的开心手术 143

幸福存折

Consigne

Des

Minutes

Heureu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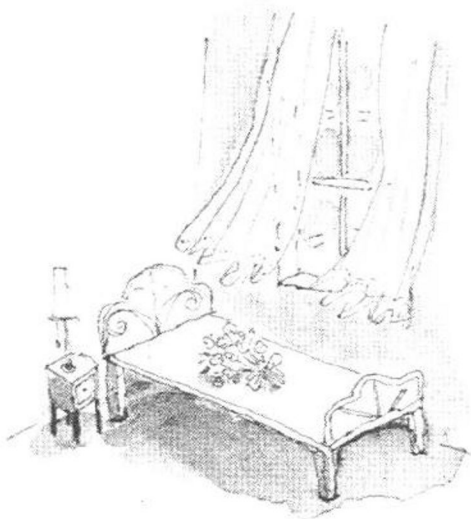


“你是幸福时光的贩卖者！”

一切皆由这句话而起。说来
已是二十五年前的陈年往事了，
那时我刚结识诗人作家
安德烈·阿尔德雷 (Andre Har-
ellet)……

阿尔德雷的临终漫步

献给尚杰克·波维先生





“你是幸福时光的贩卖者!”

一切皆由这句话而起。说来已是二十五年前的陈年往事了,那时我刚结识诗人作家安德烈·阿尔德雷(Andre Hardellet),他是《时光舞会》(Le Bal chez Temporel)这首歌的词作者,遗憾的是,我和他相见恨晚。

是他带领我在巴黎四处无止境地漫步闲逛,带我参观门庭院落里的秘密花园,或只有猫咪徘徊和少数喂猫人影出现的墓园。我们也曾穿越面临拆除命运的老旧城区,有人称之为重建区。阿尔德雷停驻在这些状似饱受炮火轰击的旧城遗迹之前,并久久凝望着饭厅、浴室和卧室隔墙上的残余。屋内的隐私骤然暴露在路人的眼底。六层的建筑成了奇形怪状的组合。式样老旧的拼花壁纸上,交织着豌豆或是玫瑰藤的图案。房子里某些角落仍留有曾经摆设床铺、壁橱、时钟、浴缸、镜子和壁炉的痕迹。

如今,这一切已倾塌为废墟。吊着重锤的怪手正以规律的节拍击碎仅存的断垣残壁。大楼因不堪重



击,应声而倒。而我们就在轰隆声和瓦砾灰尘之中,亲眼目睹旧世界的消逝。阿尔德雷手扶着工地外围的安全护栏,一语不发,只是耸耸肩表示无奈。随后便拉着我到附近一家小酒馆喝酒去。这些酒馆二楼的护窗板总是紧闭着,想必是为了不让噪音和灰尘进入屋内,也可能是因为某些秘密情侣正在幽暗的旅馆房里追寻火热的夜,想借由工地钻土机的巨响来掩盖寻欢作乐时所发出的呻吟声和细语呢喃。

酒馆的门面上,通常用油漆写着“酒馆——旅馆——餐馆”的字样,下面用一小行字写着“电话——快餐随时供应”。也可以看到店名像是“苏家酒馆”、“费曼酒馆”,或是画有公鸡标志的“雄鸡小酌”。摄影家杜诺先生(Robert Doisneau)曾为阿尔德雷在“雄鸡小酌”酒馆门前拍照留念。这些小酒馆可说是旧城区内抵御怪手摧残的最后堡垒。

进入酒馆里经常会发现桌面有点儿黏黏的。即使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酒店老板仍不停地擦拭吧台。手风琴师在一旁玩骰子,等客人点歌、打赏。如果点的





是爪哇舞曲，你会听到缺牙女人们的笑声，尤其当她们在几杯白酒下肚后，便开始挑逗起头戴鸭舌帽的蓝领工人。就是在这样的小酒馆里，我第一次尝到苏泽酒（Suze）和樱桃酒，老板在为我倒酒时说，这樱桃酒是“适合女士喝的开胃酒，酒性非常温和”。

然而，阿尔德雷最爱出游的地方仍属樊尚（Vincennes）一带，因为他童年住过的祖母家就位于当地的丰特纳街。童年的美好回忆，如：旋转木马、长春藤树丛里的亭子，以及乏人问津的手风琴舞会，皆已随风而逝。当初的小酒馆已被现代化的咖啡馆所取代，甚至盖起大楼来了。阿尔德雷由于不能再喝白酒，所以点了啤酒。他老是点同样的啤酒，始终不变。

“先生，来一杯史黛拉（Stella）！”

“为什么你老是点史黛拉呢，安德烈？”

“因为这个名字来自天上的星星，而且史黛拉如梦似幻……会让人想到一名女子，一名永远也遇不到的女子。”



他时常打电话来请我一起去散步，记得一九七四年的一个初夏午后，他提议带我同游植物园，并且形容这是巴黎几个最“神秘”的地点之一。那时，他刚出版《还我青春》(*Donnez-moi le temps*)这本书，书中追忆了他的童年时光和青春恋情。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是 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在漫步途中，只要看到路旁的绿地，或是长满青苔，混浊、不起眼的小池，都足以令他陷入沉思，想起久违的鳟鱼气味，那是他青少年时期于荣耀溪畔捉到的鳟鱼。漫步时，他跟我聊起童年的欢乐时光、矮丛林里的蜻蜓、十四岁时的恋人婕曼的美腿，以及经溪水浸凉的苹果酒。

谈到此，他突然停了下来，紧抓着我的手臂，看起来显得疲惫不堪。他的新书《还我青春》当时销路并不好，更糟的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本书。我恰好随身携带他送的一本，于是便翻到书上提到植物园的部分，同时挽起他的手，信步往树下走去。为了抚慰他的心灵，我高声朗诵起他为了身为读者的我们所写的这段



文字：

“最令我流连忘返的角落就是人迹罕至，围着铁栅栏的植物园。若你在几条砂石小径之中绕绕看，会找到一个池塘。虽是水泥建的人工池塘，但由于池里的灯芯草和水草栽植得十分妥当，让人误以为是天然池塘。自草丛里蹦出来的青蛙跳入池里，弄破了水面上的一摊浮萍。停驻吧，旅人！我的兄弟！请闭起眼睛，倾听水滴由旋转喷水口洒在叶片上滴滴答答的声音。在记忆的阁楼里，你我拥有同样珍贵的宝藏。是否有这样的时刻：当一只绿色的浇花桶，一辆被遗弃的独轮车，甚至一把闲置在树旁的耙子，皆能让你想起最美丽的夏日……”

读到这里，我停了下来。树上的叶片似乎更加青翠、更加亮丽了。空气中弥漫着椴花香和柠檬树的味道。几个小女孩正忙着以一根折断的树枝在干燥的地面上，画着跳房子游戏的格子。阿尔德雷停下来望着她们，自他苍老疲惫的面容，我读到深刻的怀旧之情。美好的时光一去不返。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心口上，背



靠着树,低声地说:

“冯丝瓦兹,我真的累了……多希望我还有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说完,他垂下泪来,我为他拭去颊上的泪,那时我年仅三十,而他已有六十岁了。

我的第一本书于当时刚刚问世,书名是《初识幸福滋味》,由我俩共同的出版商尚杰克·波维先生出版。此书的问世令阿尔德雷备感兴奋。善于走路的他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爱书者的身份向他认识的书商推荐我的书。

他跟我指出书中两段令他特别感动的片段。其中之一是叙述我在怀第一胎时,由于经济拮据,只好自己亲手用羊毛替宝宝织了一条手饰,好让他出生时能立即为他/她戴上,利于辨认。

另一个章节则是描述发生在某个异常冷峻的冬天,我正走在冰冻如石的田里,突然间感觉鞋底踩到东西,只闻咔嚓一声,低头一看,才发现犁沟里躺着许多



被冻死的小鸟，自己方才正踩碎了一只呢！而这踩碎鸟骨的咔嚓声竟纠缠了我好长一段时间。它不时提醒着我：事物可以在顷刻间分崩离析，而生命是如此脆弱。

“田里就这样充斥着即将化为尘土的云雀，它们再也无法迎着晨光高声欢唱了！”没想到我自然而然写下来的生活片段，竟让阿尔德雷这样的作家感动而停驻。他把自己喜欢的章节念给我听，好让我明白他欣赏和感动之处。念完之后，他低下头来静默良久。

若逢心情愉悦的早晨，他会挥舞着我的书，跨进书商朋友的书店里，不论是站在柜台前或是走到哪个角落，口里皆读着书中的片段。这些事情是他在电话中或当面告诉我的，有些甚至在事隔许久之后，才从书店老板口中得知的；尤其当我知晓阿尔德雷在为自己虽拥有忠实但为数不多的读者群而苦恼时，我更为此深受感动。

他在生前并未获得预期的好评，我想，这也是令他



心力交瘁的原因。有时候,他会以耸耸肩来表示认命,同时又像在为自己作品的销售不佳而感到抱歉,似乎在说:生命就是如此,谁也无可奈何。

他曾经向我吐露如今写作对他而言已成了苦差事,甚至变成一种煎熬,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来完成一篇文稿。他已经感觉到,从此以后自己最欠缺的就是时间,或许就是时间不够吧,说着便点头默认。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走路时经常需要停下来喘口气。他的一生喝了太多的酒,抽了太多的烟,爱得太多,匮乏亦太多,期盼太多,甚至也吃了太多的苦。

“幸好,冯丝瓦兹,时间对你而言还不成问题,不足以忧心。我现在看着你,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我书里的‘幸福时光的贩卖者’,你的店的招牌上写着:拍卖幸福时光,物美价廉。”

整个下午,他一直重复着这些话。

为了逗他开心,不让他掉泪,我跟小女孩们一起玩